

印順導師的禮物：華人佛教的新地標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零七分，被海內外佛教界尊稱為導師的台灣佛教界精神領袖印順長老，安詳捨報於花蓮慈濟醫院，世壽一百歲。印順導師（1906-2005）是當今不以創建大型佛教事業，而以大量佛教思想著作流傳在佛教僧俗之間的佛學泰斗，畢生七百多萬字的論述，嘉惠不少佛教學界的後進。學者普遍同意，從戰後到現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佛教的佛學著述或宗教活動雖然有著蓬勃發展，但是若將印順導師著作從佛學研究領域全部抽離，則當代中國佛教的文化資產，將所剩無幾。由此可見，印順導師對於當代海內外華人在佛學研究影響甚大。今日緬懷這位長老安祥捨報的同時，若更能深刻認識他為國人所抉發的佛教新視域與人間佛陀教導的根本價值，當是最好的法供養。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每一個景仰印順導師的佛教徒宜仔細認識清楚！

要認識印順導師所抉發的佛教新視域，要從印順面對的近代中國談起。明、清以來，中國佛教逐步走向離群棄世的山林佛教中，另一方面則深深陷入不讀經論的反智枯井裡，整個中國佛教彷彿給神鬼信仰禁咒陷錮，遮蔽原先人間佛陀教導的理性光明。然而動盪的近代中國，在西學東漸學風下，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科學與民主的改革開放風潮，也逐漸影響著太虛大師為主的武昌佛學院批判學風。印順導師繼承武昌佛學院的佛教改革路線，以批判的精神，抉發佛教的本質精神，篩理非佛教思想附加的部份，更以開創的情懷為佛教另闢適應時代需求的新理路與新格局。這使得他成為當代極為重要而傑出的佛教思想史家，兼佛教思想改革家。或者更明白說之，印順導師的思想改革，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佛教思想史觀上。

印順導師雖師事於太虛大師，但是兩者在佛教教理判攝上有著不同。太虛大師雖然強調以「人生佛教」對治中國佛教重視「死」與「鬼」的舊傳統，不過礙於所處時代新學術的缺乏，太虛對於佛教思想發展史的具體認識相當不鮮明。儘管他致力於佛教改革與復興運動，但在缺乏具體而嚴謹的佛教思想史觀的前提下，促使他鍾情與重回中國佛教舊傳統的那種「嚴重脫離史實」的判教觀，無法與歷史的人間佛陀相接軌。

至於印順導師的治學態度是「先行探求歷史發展的真相，然後再給各義理體系作客觀評估」，在這歷史的探源下，他擺脫中國佛教的層層束縛，探尋到印度佛教根本聖典《阿含經》的重要性，進而試圖與人間佛陀教導相接軌，從中掘發菩薩行的契機契理之教。如同印順導師研讀《增一阿含經》「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一句時，不禁「喜極而泣」，以「佛在人間」為主軸的「人間佛教」，也成了導師一生弘揚的佛法。在此情況下，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所試圖對治中國佛教舊傳統，除了太虛大師所謂的「死鬼佛教」之外，還包括天台、華嚴、禪、淨等中國佛教主要宗派的天化、神化思想和信仰。印順導師這種不拘於民族情感所蔽，而重視印度歷史現場那位人間佛陀教導法源性的精神，的確與任何鍾情於「嚴重脫離史實」舊佛教傳統是相當不同的。這點必須在此強調。

姑且不論印順導師晚期著作中，試圖將「大乘法源」與「人間佛陀」接軌的嘗試是否成功。僅就印順導師依《阿含經》作為判定如來藏（即佛性）是「別教」的根本教據，並全面整理與探究人間佛陀教導原貌，試圖讓普遍未受到中國重視的人間佛陀重現世間。我認為這是印順導師為華人世界帶來的一項最重要的禮物，也是全球化視野下，華人佛教定位的「新地標」（new landmark）——以「人間佛陀」為中心。

先從歸依人間的那位佛陀開始吧！